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歙縣主簿臣郎 瞻 上進

奏議

集官詳議親祠北郊詔 哲宗元祐七年九月二

以來衆議不同故 皇太皇太后宣諭宰相

呂大防詳議以 祀天地行合祭之禮 爲有名遂降詔云

勅門下國家郊廟時祀 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

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元豐間有

司接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 元豐三年五月詳定郊禮

陰陽之義以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

於澤中之方丘本朝親祠上帝即親皇地祇位禘之典

禮有所未合乞下詳定 先帝乃認定親祠北郊之禮

神宗元豐六年五月九日詔親祠北郊儀如南郊其

上公擬率惟改樂葬各及不備官其祖豆樂縣注幣之

數史官奉冊

未之及行是歲郊不設皇地祗位而宗廟

之享率如舊制

元豐六年十一月三日甲辰薦饗于景靈宮齋于太廟四日乙巳朝享七室齋

于南郊之青城五日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太宗配始罷合祭天地也朕以寡昧嗣

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祀奠幣上帝裸鬯廟室元祐

中爨行明而地祗天神久未親祀矧朕方脩郊見天地

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祗位

神宗熙寧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以荅並貺之報

仍令有司擇日遣官奏告施行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

依元豐六年五月之制即五月九日親俟郊祀畢依前

降指揮集官詳議親祠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

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上圓丘合祭六議

元祐中詔議北郊典禮蘇

子瞻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予謂通當分祭從者僅四十人即此議是也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

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皇地祗事及郊祀之歲朝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觀

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

廟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於天也于國立以太祖配神祗享荅實蒙休應

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切惟

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

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

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元祐七年

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祀月於

西郊

禮云祭日於西祭月於東祭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

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

古者郊之祭大報

爲疑今皇地祗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

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

神舜之受禪也日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

不告地祗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

也望祭山川也一月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

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祗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

上帝則并祀地祗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

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

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

劉元城議云說者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

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辨亦謂成周之世附丘方澤各舉此詩以為樂章耳如借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是大自然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耶

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

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

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

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

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

郊猶三望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左氏傳曰望郊

之細也亦謂天四下郊不從乃免牲備三望也說者

曰三望泰山河海

此公羊之說

或曰淮海岱也

此范甯之說

又或

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

此杜預之說

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

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岳四

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

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

王肅鄭元

賈公彥服憂皆曾誤及郊祀

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

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

平帝元始五年

配祀天子親合祭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世以為不

足法

劉元城天今議考於聖人成法則

臣切謂禮當論

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先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元

始合祭故事

後漢祭志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於郊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

祭故事六宗附神皆代

謹按後漢祭祀志

前書有郊祀志後書有郊祀志今諸本多作郊

疑博寫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

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

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即酈道元水經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

丘東大魏郊天之所魏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為圓丘準漢故事

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

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緜郊之與廟皆

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

皆合祭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

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右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

褚無量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為然睿宗太極元年正月

有司欲惟祭昊天上帝而不毀皇地祇并從祀羊座時又將觀享

曾遂上表練且請設皇地祇并從祀羊座時又將觀享

北郊曾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九所祠享必在躬親

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加南郊合祭是月二

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

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

地蓋以為周禮也謂冬至祀天於澤中之方丘也臣請

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天于圓丘正

月上辛祈穀于圓丘明堂享帝者一每歲季秋大四時

迎氣者五立春祀青帝于南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

祭地者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享宗

廟者四春禘要相九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

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

此周祀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

先享宗廟並祀天地

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先赴太廟柏齋翌日方饗禮于室自是

每親行郊祀前一曰朝饗太廟如儀

三歲

一郊必先有事景靈編享太廟乃祀天地

真宗以來

五年十二月詔以聖祖臨幸令擇地建宮名曰景靈

年正月詳定所請自今後每歲孟饗臘及國家与天地

社稷宗廟同奏告即於此宮行礼從之至天禧三年十

一月十七日車駕至景靈宮薦設置計行朝饗之礼于

太廟壇合祭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古之禮親祭如彼

書引壇合祭天地

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

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

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

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

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

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

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
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
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
二日而告原廟此即景靈宮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二
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
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百官
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
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
異元禮中曾公肇言夏至祭地先王之所行論者乃謂
暑暘之時勢有未便臣竊思之古今殊寒暑之於
天時一也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
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
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

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
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
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
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時不同故也宣
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
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
月出師爲此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
祭祀亦有故事元豐中議者又謂觀心之歲夏至方立
祀盛夏不可昭牲宜遣家宰攝事
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有故則攝位鄭氏
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
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
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

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

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

曾華又言先王能以

以儀備之

暴露為疑然則

於今宜先不可

臣將應之曰

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

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

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

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

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

乎 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

歲一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

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

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

望元豐中或欲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以軍

賈爲二而分給之則元城等亦謂郊禋賜予乃五代

姑息之弊法至朝寬仁不故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祭天

遷罷若分而二何所不可

三年一祭地蘇黃門云今別祭之議有欲三年一祭天

祭而以地祭三年一祀地者足天地均爲六年乃獲一

天尤爲不順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

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

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

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

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

舉事之患劉元城此郊後序云合祭分祭之外又有三

人發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

祀之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

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

耶抑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既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理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元祐中權兵部侍郎杜純請於苑中燿祀則夏至北郊上公攝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悅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祀尤與古矣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

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
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
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
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祀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
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
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
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
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
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
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
累聖相授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
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

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者西漢之衰元

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康衡之議改郊位

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

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初即位丞相罷

後元帝廢疾夢神靈譴罷諸祠廟成帝初即位丞相罷

衡議甘泉河東之祠罷甘泉泰畤所饗宜徒就正陽太陰之

處天子從之初罷甘泉泰畤所饗宜徒就正陽太陰之

百餘事見郊祀志往鑿甚明可為寒心伏望 陛下詳

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

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

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

享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

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典禮

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

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決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

廟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祀非於致齋之日先朝享太清宮皮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化百神亦

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以

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

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

旨今集議官詳議聞奏

請詰難圓丘六議

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
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
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 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
復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

定也今奉 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臣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一

迪功郎新羅興府嶼縣主簿臣顏曄上進

奏議

議富弼配享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狀

辯試館職劄子二首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
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

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温胡宗愈孫覺范百禄鮮于侁
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
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 敕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

禮部狀本部勘會 英宗配享功臣係 神主祔廟後

降 敕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 神宗皇帝神主祔

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

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 聖旨依右

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

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趙國朝贈尚書韓王

陽郡王曹彬配身 太祖贈太尉中書令許匡王贈侍

中石燕戴鼎中書令滿美剛亭 太宗贈太尉中書令
李沆贈太師中書令王旦贈中書令李繼隆配享 真
宗贈尚書令王曾贈尚書令呂夷簡贈侍中曹瑋配享

仁宗贈尚書韓琦贈太師中歷選勲德實難其人神

善令曾公亮配享英宗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

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慨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

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

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

皇帝廟庭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此奏既上詔

聖初乃更以王安石配享建炎二年夏以父陰不解詔

諸執事赴都堂給札條具時政聞失司封真外郎趙鼎

言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其源實出

於王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於是罷安石配

享復用富弼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先是元祐元年司馬光

初於上從之既而青苗錢散之法行之如

中丞劉摯監察御史上言均交疏爭之十

數不報遂合臺奏論之西省亦連名同上

卷二十一

三省乃道呈司馬光前所上章云今欲續
降指揮下諸路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
執狀結保起跡乞請常平錢之時方得勘
會依條支給詔如光請行下而中書舍人
蘇軾不肯書行遂上此奏會光疾間起視
事亦請罷之上感恬遂即日行光奏焉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
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
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
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
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
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
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
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
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

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口情願亦
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
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
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口自執
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
不得依前勾集抄割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
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
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
者右臣伏見熙寧已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
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
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

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

二聖恭已

右及二聖謂

哲宗也

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

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紛脅徐徐
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
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
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
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
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况子
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
非抑勒所徵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
三今既罷倉法熙寧三年八月癸未爲不免乞取則十
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

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崔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日二日指揮猶許人力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缺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幣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

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
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
之化蕭望之傳西羌反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
罪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瓚議今欲令民墾粟以贍
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民富異刑而法不查
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之化臣竊謂之仁宗之世西
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
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稟自溢有何危急而
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雖刀之末所得幾
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
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俟豐熟日分作五年
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
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

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
教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
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

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

信今者十科之舉

元祐七年七月辛酉司馬光言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然人材各有所能

舉夔魯契止守一官况於中入安可求備乞設十科

士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

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曰孝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彙可備著

述曰善聽獄訟至公得實曰善治財賦曰公廉曰

練習法令能斷疑獄應侍從以上歲各三人從之

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

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

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

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

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

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

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

略筭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 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

墓誌云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

盜厭兵而賊益困弊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既然上
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爭勝負
乎願因今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仁又於
宗從之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仁又於

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

陳其害記聞云上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解譽之張

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又墓誌云知陳州時

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而強兵公因陸辭極論

其害皆危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

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

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

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

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

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元祐元年四月壬寅文

章軍國重事先是司馬光入為門下侍郎致仕以太師平

大右難之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上召致之上問光

光對若令彥博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
成大政令即言詔彥博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朝廷
與輔臣共議鎮亦復用元祐二年七月丁丑詔端明殿
宮范鎮遷銀青光祿大夫仍前職致仕先是熙寧中鎮
以言不行請致仕疏五上最後力詆王安石安石怒遂
落翰林學士上以本官致仕哲宗即位時幾八十矣韓
維言其首開建儲之議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
學士且詔赴關尋落致仕除時讀提舉太乙宮鎮辭竟
不起天下益高之改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遂有是
命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
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
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
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
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

跋諷議

先朝之語

元祐四年軾草召試館職策題其間有云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

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仁祖之忠厚而患

因摛軾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

以爲誹謗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仁祖之

之勸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

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

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

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

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

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

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

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是時呂陶為右司諫不平光庭攻職乃亦上疏攻光庭而御史中丞溥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則相與助光庭乞正執罪右司諫王巖叟為上兩置之不問之扣樞密范純仁亦當下詔兩平之且令載堯俞巖叟光庭各視事職既視事乃復奏疏自言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

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
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
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
中間又言 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
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
以師法 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察若黑
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 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
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
信者心日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
斧而知心目之可亂列子說符篇人有亡鈇者意其鄰
也言語竊鈇也動依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
谷而得其鈇也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依態度無似竊
以鈇者韓子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有與曾參同姓名

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
 之曰曾參殺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支去以於拾煤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類之其形聖焉子貢
 而**知聖賢之可惑**釋於野人願回仲由於陳蔡子貢
 下有埃異也故曰野人願回仲由於陳蔡子貢
 遂告孔子曰吾知其以食故乎汝將問之召顏回曰
 野對曰向有政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察欲棄之則可
 焉對曰向有政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察欲棄之則可
 孔子曰願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
 服之此乃**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
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
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
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 陛下者非
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
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 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

卷之二 注疏卷之二

臣受賂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
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
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
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 陛
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
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
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曰唯梁丘據方我和大晏子
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不可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
是以致平而不干令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不可據亦曰否若以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
喪邦者也臣昔於 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荅
聖問大抵皆勸 仁宗勵精喪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

行也及事 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 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 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 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 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 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 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

行 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
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 先
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
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
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荅言公所欲
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
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
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
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
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
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

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

張說傳云時衛兵貧弱蕃休者亡命略盡

說議一切募勇疆土優其科條簡其色役不旬日得自勝兵十三萬人備諸衛以疆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

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

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
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
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
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以爲
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
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
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
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
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
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
錢復全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
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

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

尤以爲不可

此二事臣自別有盡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

及去年二月

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摠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

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崔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
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
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
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
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
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
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
之臣豈諂議先朝者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以自明
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
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
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
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

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粹狀

元祐二十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
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
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
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
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元祐元年閏二月庚戌詔
英州編管人鄭俠復舊官
先是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
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是時俠監安上門因繪流民圖及
疏言時政之失其辭機切遂坐流竄至是右司諫蘇轍
言之朝奏入詔俠放逐使除落罪名令尚書吏部先次
注舊官与合入差遣其後使逾年不調翰林學士
職与孫寬等又上此奏事見鄭俠介夫言行錄而秘

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
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力致富貴而安

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

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

維舒亶之徒釀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

聖止加竄逐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

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

諫其兄以天下胸胸不樂新法皆婦咎於公悲為家禍

介甫不昕後事連鄭俠舒亶等深治之獄成追安國告

身放歸田里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

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

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

退之義朝廷若不加以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

而不返若濫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

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

識其少子旃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 聖慈召挾赴闕及考察旃行實與挾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

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元祐二年八月游師難以
青宜結蓋送關下詔告俗陝陝初王師下熙河吐蕃送種
存退保盛朝廷封者西平王用為藩勸勇死諸子
其族最弱故王紀遂開自矜大董禮強其首領鬼章
皆衰景思立王紀遂開自矜大董禮強其首領鬼章
死殺不結約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遣馬
十國相結約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遣馬
夏界以結屬羌為內地獨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遣馬
僕便宜從事師遣人來報鬼章結其情上詔師又遣馬
南使伺其動靜會遣人來報鬼章結其情上詔師又遣馬
少重夏人屯通遠將率鬼章入寇洮州分軍馬與
以河經略劉通遠將率鬼章入寇洮州分軍馬與
以十七日進發遣總管姚興將通遠軍馬與
黃河飛橋渡青唐之衆不得與通遠軍馬與
漢出奇龍谷至邈邈守會天太霧軍鋒擊走之十九日
奔至洮陽入城非守會天太霧軍鋒擊走之十九日
破鬼章半佛寺拱手就擒併獲其首領七人餘條托之
奏聞會議翌朝符賀知制誥蘇軾以為賀太速上奏諫
不止之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
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

里骨巢穴

初通川首領武威郡王董德以阿里骨爲相

董德死其妻孀命以阿

若更待二五日間必續有奏報

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

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

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

驕卒惰後無以使人巨額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

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碁不輟曰小兒輩遂已

破賊安亦非矯情

謝安傳云安兄子元等旣破苻堅有

攝於林上旣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

已破賊旣罷還內過少暇心喜甚不意發齒之前其孀

情鏡物如此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

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

時舜卿權監具

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奏乞削阿里骨官爵續又

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巨愚慮二

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

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

慶曆八年元昊死

常立東常爲毋黨梁氏所篡故元豐以來諸梁權兵則乞逋者乃其族類也

度其久遠必須

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

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垢以就大

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

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

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

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
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
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
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
彼新喪大首領衆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它奇恐難以
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
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
心侔斂摠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
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斂摠等合而討阿
里骨納趙純忠純忠乃蕃官朝廷以其謹信可任嘗發
事見蘇氏談辨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
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

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

謂養虎自遺患者也

高紀張良陳平諫漢王曰養虎自遺患者也

取之此養虎自遺患者也

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

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初夏人之入寇也行半道

開鬼章被擒遠還探報鎮戎死所得數日即道去公意其且必請和勝貢上疏請罪之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情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

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然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必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貨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直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

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禮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禮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詎稱嗣子偽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禮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覺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左傳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則吾分其恩禮各以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

妄請便授節鉞

元祐元年正月丁丑詔以阿里骨

為河西軍節度封寧塞公

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
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
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
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
用兵諒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
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
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諒
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慈之心著於遠
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
好請不獲執脅必從

初

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府

延路增置塞門

安遷米脂等

憲五寨

指宋即位夏國

繼遣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又

胥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之議未決於

是論難紛然遂降詔除中國及西番舊舊獨狂之後求無

地外復送到階沒人口委邊臣給賜

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救勸戰守

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

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

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

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

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无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

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

之安必起无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

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

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

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

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

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

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

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元年七月西

管擊之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

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

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

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

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

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檀弓子曰直情而將欲翁之

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上卷夫直情而徑行

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
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
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
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
豐寧五年十月丙午以王韶收復鎮洮軍為熙州以熙
河洮岷通遠軍為一路詔又城武勝賜名鎮洮軍六年
四月乙亥制城河州賜名寧州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
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
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
畏未衰心既不服准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
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

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上事見注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事見唐史地理志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暮年諸羌可傳檄而定韓信傳云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

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關面敕戒之使歸以喻
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
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
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
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
能甘於困辱爲父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
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
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父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
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
越同舟遇風之勢孫子九地篇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如左
右手易明交通變云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
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

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
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
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
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
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
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
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
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表必相攻縱未
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
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
功

吳太史慈傳云慈嘗方揚州刺史劉繇窺伺輕重陳
功方一騎遇孫策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闚而方策對策
刺慈焉而擊得慈項上手執慈亦得策見整會兩家兵
騎並各求赴於是解散慈方歸俱奔豫章大爲山越所

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解其縛命為門下督使劉
錡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送昌
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
愬本傳云李祐吳元濟健將也火用誠既擒祐諸將請
殺之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為六院兵馬使元和十
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非豪傑名
會大雨雪襲破蔡州城縛元濟繼送京師
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
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
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眾讎此等必深若其
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
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
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

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

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

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

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

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

者哉臣誠愚蠢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

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聞見緣云役法新舊

蜀之民以舊役為便秦晉之氏以差役為便荆公與溫

公皆早貴罕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舊

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不能無弊蘇內翰忠宣溫

公門下士舊役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

未盡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

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踈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

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須至轉崔憤習人尤爲患苦其
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
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
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
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
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 聖
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
中只作 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
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

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
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
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闕礙臣以此
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
時引見 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
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
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
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偽非
苟而已臣伏見 陛下嗣歲已來惟執政日得上
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
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

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

封事云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恭惟

太皇太后以

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 聖

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 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謹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謹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讟頑狡若不愛惜謹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 祖宗已來用刑至謹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

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
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
紛紛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
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

如今日者也伏見

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

落不少既以謹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

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

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

聞見科

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
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
宗間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
皆非
祖宗本意
能難犯亦收之末各遂爲定制

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

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

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
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
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
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二十餘人文
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
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
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
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
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
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
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
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

知祭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亮本傳注

冲業脩亮五事其一曰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今

若假借威力跨據一州顧峻刑地狹以息其望亮

答曰劉璋闇弱德政不奉威刑不肅蜀士極則廢

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凌皆寔之以位位極則廢

順之以恩恩竭則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感

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加則知榮之思

並濟上下有節為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

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

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宣公素議欽版奉

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今擬各當散試

官併回奏大略云緣路所獻瓜果蓋其野人微情

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

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 陛下常以諸

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

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 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

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
施行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暉 上進
奏議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徐州上 皇帝書

乞罷登萊權鹽狀

論給田募役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
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
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
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

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

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晉則其

餘強敵相繼滅亡韓趙魏瓜分晉國故謂之三晉始皇

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

取齊初并天下事見史記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

項氏不支趙帝紀云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

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

本紀更始二年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幽會上谷太守耿寵各遣其將寇恂吳漢等將突騎

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敵

宋武帝以英偉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

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翁之智竊位

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杜牧罪言云宋武號莫

然後呂布馬超張魯之屬以汝平定繼吳蜀之強亦為

見魏志

杜牧罪言云宋武號莫

南地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

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故牧之論以為山東之

情降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故牧之論以為山東之

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亂

天下亦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借峙於山東更十一世

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藩鎮博叙云安史亂

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數將讓養萌孽以

成亂服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五代史本傳正明

卒梁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瀘衛三州建昭德

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吳三州仍為天雄軍以憲倫

為節度使軍將張彥遂作亂乃迫德倫軍遣周高祖自

牙將曹廷際率善莊宗莊宗入魏梁因以亡周高祖自

鄴都入京師而漢亡五代史周太祖本紀太祖姓郭名

已張史洪華等密認殺威威遂舉兵渡河隱帝被弑威

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 陛下即位

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謹告 甚於四方五六

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

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嚙恥

餅之整矣脣亡則齒寒

左傳僖公五年官之奇謀莫公

日誚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

過欲散膏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

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

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

人得勝合官費立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

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原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

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

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弃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 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指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兩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

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闕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

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與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綏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

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
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
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
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
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
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
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
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
十日內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稅具
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
降敕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榜鄉村人
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

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
走爭先何暇為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
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
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不然
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
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
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運而無人
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
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
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費亦廣損益相
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
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

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

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
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愍獨使從輕同黨之中
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下同而盜賊小
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
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
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
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
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
餼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
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
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
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

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
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
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勝
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
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
事至重所損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
中蔡齊知密州名臣傳云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
家萊川真宗朝奉進士爲第一仁
宗朝入翰林出知河南後徙密州知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
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
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
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

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徐州上 皇帝書

元豐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
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以
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
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
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
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
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取胥
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 陛下畫
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
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

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

而東歸則都彭城

史記項羽本紀云項王先分王諸將相乃自立為西楚霸王九都彭

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

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

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

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

高紀田肯賀上口

秦中秦形勢之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如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云瓴盛水瓶建否偃反

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

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

彭城有戲馬臺乃項羽所

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

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

剽掠小不滿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
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
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
帝元嘉二十七年帝大出兵伐魏十月乙丑魏太武
河陰王彥恭武陟王駿用沛郡太守張暢計堅壁固守
江武攻之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事見南北史
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
魏徐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浦及李納謀叛欲害智興
遂以徐州衙卒納怒以兵攻徐智興自是智興常以
胡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者謂解自是智興常以
徐軍抗納元氣十三年王師討李師道智興大破賊於
魯州長慶初河朔亂召兵討智興以徐軍三千使
何曾收王廷恭諸道兵師節度使崔羣慮其爲變令
徐迎勞且減之曰兵士志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
城智興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閔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
餘人然後詣衙辭奉物逐錄州刺史侯洪度朝廷以兵
院番營及衙路進奉物逐錄州刺史侯洪度朝廷以兵

力不能消校督與徐 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

故取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

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

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周亞夫傳文帝曰

門如兒戲耳 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剽賊致死者十

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奔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

皆善鍛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

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

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

徐而逞其志三國志呂布傳云劉備東擊袁術布襲取

州刺史先主傳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

備不能安此州 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

孫康登北海孔融皆勤先

主受之先主遂領徐州

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

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

楚恭王出遊上烏華之弓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下大也不問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事

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

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比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

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

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鷲

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

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

於知監之庭而闕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

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

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

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茲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峻固而樓櫓蔽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兩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

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

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
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
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
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
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
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事見前漢本傳以
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令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
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
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
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

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端端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謹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嘗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

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
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
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
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
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
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
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
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如貢禹以明經舉行
行察廉以次遷補如張敞為卒史察廉或至二千石入
為公卿如魏相自河南太守入為大司徒古者不專
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
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前漢黃霸淮陽人

周二百石卒史後代辭吉為丞相薛宣東海郡人少財為舒
廷尉青佐後代張禹為丞相朱邑為丞相其餘名臣循吏由此
州郡番夫後至大司農碑吉魯國
人為魯獄史後代魏相為丞相
而進者不可勝數曹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
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
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
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高仙芝本高麗人勇決果敢開元末為安
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元宗
仙芝討之領兵誅入卒平勃律王天寶中進封密雲
郡公封常清少孤貧將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每出
軍奏請從三十餘人常清慨然投牒願從一獻仙芝見
其貌寤不辨固請之捕為兼會達奚部降叛仙芝破之
常清密作誹書無不周悉仙芝大驚異之授靈州判官
天寶六年充薛府使李光弼每出征討輒以為留後十三載
充伊西節度使薛府使李光弼每出征討輒以為留後十三載
累遷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安祿山反郭子儀薦之
累戰功封涼州節度使王為中興第一來真少尚名節廉
有大志天寶十一載充河西西北庭行軍司馬安祿山反

改潁州太守賊攻之前後殺敵頗衆咸呼填為來嘗戲
後至開府儀同三司李抱玉少長西州既殺有謀乾元
初太府李光弼引為編裨屢建勳績由是知名後至司
空段秀實厚有賜李嗣業荔枝元禮皆以為判官又
為白華德都虞候馬璘行軍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
司馬後以勤擊朱泚遂遇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
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
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
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
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
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錄
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
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

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
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
此塗而姦猾儻可得而籠取也其條自委曲臣未敢盡
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
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
言也而不能及求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
不能制其言乃驗山濤傳云平吳之後武帝詔天下罷軍
備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
言也而不能及求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
不能制其言乃驗

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
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

威罪在不赦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
奏右臣切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
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嘗屯重兵教
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
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秀水錄云登州城在赤山下海
人語也城北去海纔三四里岸有小山曰下營空同穴
上起閣名蓬萊北望五里並列中曰沙門島雨營曰大
竹小竹等島去城六十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山曰駝
基島每歲翔魚巡檢一負領千兵往四月一日往戍八
月旬乃罷以此島與凡虜國州界相近故也方守戍時
駐基日李平安火沙門島應之城內嚴角門又應之
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
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

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
摩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
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
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
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
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
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
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
抽差平海兵士其澄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
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
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
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

伏乞 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乞罷登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
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而無其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籠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籠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頗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

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卒爲糞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只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今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三